

斷句
大字

曾文正公家書四種

指嚴
署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有不妥。叶之意。即飭令仍回。凡處兄弟。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吾於初十日至歷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寧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

六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十八日專丁到。接十五信。得知一切應復之件。條列具左。一陳米千餘石。如不可喫。不必強各營領之。凡糧臺事件。弟皆自行當家。不必一一請示。或有疑議。就近與希庵商之。渠閱歷頗久。思力沈著。與弟可互相切磋。互相資益也。

一楊光宗業已斥革。遞解此後應稍安靜。馬兵既難得力。可飭令楊鎮南招募馬勇。

其兵丁每出十缺。即飭令仍回殷開山營盤。余於辦馬隊不惜重本。志在辦成一事。若操練半年。仍不得力。則浪費過甚。不如趁早改兵為勇。陸續更換。一雪琴釐金之事。概仍八九年之舊。絲毫不改。斷不至掣雪之肘。牙釐既由我處作主。輔亦不致難為雪也。末一條。概以大度容之。不另復矣。

六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希厚雪三人。皆主土城合圍之說。自應及時興辦。正東自車徑渡至韋家店。地勢遼闊。係用衆用馬之地。弟處兵力本單。老營勁營尤少。凡不甚放心。然此時桐城有兵。樅陽有兵。青草塢有兵。若不趁此合圍。則天下更無可辦之事矣。鮑兵不甚可恃。然不能不冒險一辦。辦成之後。則不險矣。土功太大大難。恐勇尚有不敷。可商之莫善徵。雇用民夫。其始略用霸道。其後日日給價。民間亦必悅服。多用銀數千兩。凡必辦解不惜也。盛暑興工。宜以早夜為之。午未申三時均宜停止。黃南坡籌餉事已發札矣。茲將意城所擬札稿寄閱。東流周萬倬一營。不須凡札。或厚庵札。或弟札。朝發則夕至矣。曾得勝寶右營在建德普欽堂處防池州。張家灘一路之賊。吾飭曾營紮建城東。以當頭敵。目下實難抽調。當另設法。

六月二十七日

季弟左右。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為吾季弟榮。然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為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為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沅弟以陳未發民夫挑濠。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凡不吝也。

六月二十八日

沅季弟左右。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即由東流建德驛夫送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又由驛發來。則凡弟之消息。尤常通矣。文輔卿辦釐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季詳文云。須兄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

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甲三啓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

七月初三日

季沅弟左右。專丁到接廿八夜。緘具悉一切。東流在江邊。周萬倬一營駐焉。向歸厚庵調遣。建德在山內。去江五十里。普欽堂全軍駐焉。向歸江西調遣。曾得勝者。普部九營中之一營也。池州賊來東流。則畏水師。若至建德。並不與水師相干。全調普軍。則可專調。曾營則不可。弟屢指調該營。似不甚當於事理。凡目下實無以應弟之請。亮之。長濠用民。夫斷非陳米千石所可了。必須費銀數千。此等大處。凡却不肯吝惜。有人言。莫善徵聲名。狼藉既酷。且貪。弟細細查明。凡養民。以為民設。官亦為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寧國尚未解圍。聞賊將以大隊救安慶。南岸似可漸鬆。南坡信大有可採。此人真有幹濟之才。可敬可敬。

七月初八日

季沅弟左右。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發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又囑其求潤帥。

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習勞苦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衆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函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大臣恩眷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枝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為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

七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凡膺此鉅任深以為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為人所侮禍福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為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勤一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凡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為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沅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為扼

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採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凡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甯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

七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事凡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以官胡兩帥為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冷。然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弟之法。似尚安叶。與翁稿與毓稿均好。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慰喜慰喜。焦君譜序。八九月必報命。書院圖須弟起稿。而兄改之。弟切莫答兄之吝也。

八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遠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弟即挖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尚多否。煤已開出否。紅單船下去。

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請援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杜聆悉。當一一錯之。定不姑息。

九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信。知家中收成已畢。五十姪女漸次痊愈。至以為慰。此間近日殊多失意之事。次青十九日叢山關敗後。廿四日平江六營與何溪禮字等四營大敗。賊匪圍城。次青堅守一日一夜。至廿五日申刻破城。平江勇自南門走出。次青聞亦已出城。至今八日。尚未接其來信。而其胞姪表弟皆堅言其無恙。不知究竟如何。廿八日賊破休甯。目下皖南僅存祁門婺源黟縣及東流建德而已。聞賊已分大半由嚴州入浙。而自婺源入江之路亦不可不防。現調鮑軍紮漁亭。凱章紮黟縣。均去老營。不過六十里。軍勢已穩。人心已定。牧雲與甲三初一日由祁門赴安慶。大約十月底可歸也。希庵初四日到祁門。帶四營遠來救援。不久仍當回北岸耳。余身體平安。目光日昏。精神亦日見日老。深懼無以符此大任。

九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徽州休甯之賊。日內尚未動作。鮑張兩軍。日內亦休息未進。祁門黟縣等處。漸有賣米鹽者。希庵所帶四營。暫令紮去祁六十里之厯口地方。防西路之賊穿建德祁門中間而走。景德鎮。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鎮賊之出路也。次青廿五日城破走出。廿六夜在街口所發信。初六夜乃接到。廿五夜所奉寄諭。初六日乃恭摺復奏。茲鈔去一閱。不知皇上果派博藩北上。抑繫派潤帥北上。如係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為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兩弟以為何如。

九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職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

九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

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至牆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存府城及休甯者。聞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連日雨大泥深。鮑張不能進剿。深為可惜。李高尚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李高無遽入皖。李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至為可慮。希庵論事最為穩妥。如潤帥有鎗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庵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矜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

九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接偽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塢少能堅定。自有可破之理。次青十六日回祁。僅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尚好。志氣尚壯。將來或可有為。然實非帶勇之才。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今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徽賊竄浙。若浙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九月二十四日

季沅弟左右。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情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初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九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

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刳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為隱慮。此事又繫沅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盈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圍紮休甯城外。祁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耳。

全日

季沅弟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為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為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十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夷務和議已成。鮑軍可不北上。九月初六日

請派帶兵入衛一疏。殆必不准。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若悉繫上選。恐狗賊來援。打仗又少些好手。弟細心斟酌。或待擊退狗援後。再令兩哨南渡。亦無不可。余前廿八日一緘。謂不須挑人來祁。是恐安慶挑出好手。難當大敵也。此次商令緩來。則專為恐扯薄安慶起見。弟細酌之。賊若有大股從練潭來集賢關。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千言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守住四五日。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所時有。弟此刻與諸將約定。預為守營五日。晝夜不息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幾分把握。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即堅守靜待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守不動。直至申酉間始出擊之。故無日不勝。希庵新授皖臬。莫令當撤委。令希查辦。弟詳復之件。儘可呈上。而莫之効否。不係乎此。

十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尚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寧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剿得手之際。不料十九

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為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為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目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學問未成。尚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為體。謙遜為用。以藥佚驕之積習。餘無他囑。

十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廿日廿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為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現賊中偽侍王李世賢。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雄清。皆在徽境。與兄作對。偽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沅李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甲三月初六至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箇奢字。人敗離不得箇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

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日內皖南局勢大變。初一日德興失守。初三日婺源失守。均經左季翁一軍克復。初四日建德失守。而余與安慶通信之路斷矣。十二日浮梁失守。而祁門糧米必經之路斷矣。現調鮑鎮六千人進攻浮梁。朱唐三千人進攻建德。若不得手。則餉道一斷。萬事瓦裂。殊可危慮。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生死之際。坦然怡然。惟部下兵勇四五萬人。若因餉斷而敗。亦殊不忍坐視而不為之所。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姪須教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猪八字為本。千萬勿忘。

十一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專丁至。接十五日來信。知前有四次專人均未到也。此次賊圍祁門。分三大支。西支破建德。以入鄱浮。東支破江灣及上溪兩營盤。以入婺源。北支破羊棧各嶺。以圖黟縣。三支之中。以建德一股為最鉅。除守建德之賊二萬餘人外。又分為三支。一支竄浮梁景德鎮。一支竄鄱陽都昌。一支竄彭澤湖口。目下守建德一股已被唐桂生攻破。竄浮梁一股被左軍小加懲創。十四日殺賊百餘人亦未得逞。竄鄱陽一股擬分

鮑軍會同左軍剿之。竄彭澤一股。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無恙否。若湖口幸得保全。無恙則西支之分為四股者。或漸足以禦之。賊之全神全力。本在西支。西支如不得逞。則賊氣少沮。賊志少衰矣。北支之犯羊棧者。十八日凱章得小勝仗。廿日鮑軍得大勝仗。攻破賊壘。驅賊出嶺。聞殺賊三四千人。經此大創。北支似亦不得逞。惟東支若由婺源以犯樂平。直入江西腹地。刻無兵力。足以制之。實深焦灼。北岸狗逆。未大受懲。不久又有大舉。不特希庵不可分兵來南岸。即韋部亦不可輕動。總須以全力謀懷桐也。

十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寧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心灰。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十二月十六日

李沅弟左右。樅陽壩工未成。亦屬意中之事。不必焦灼。大江極深。古人所謂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也。兩岸支河入江者。極淺極高。夏月江漲。則支河更高。倒灌各小河之內。冬月江涸。落至二三丈不等。小河之水入口時。小水高而江水低。如二三丈之懸崖。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小河之船不能出江。以其太陡峻也。今年江水不甚涸。樅陽河之水至今尚能行舟。即是極好之事。目下又連日霖雨。或者樅陽之水。竟至年底不枯。亦未可知。此是弟之運氣頗好。不然。則十月枯涸久矣。至塞壩工程。非絕大才調。不能不知。弟所用者何人。余屢次寫信。均言未能築成者。蓋目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韋軍日內平安否。分餘庵數營。赴樅陽助韋防守。事儘可行。公牘嫌其太大。余已親筆致緘於餘庵矣。第調東流之兵。助守樅陽。則可。調湖口之兵。助守樅陽。則不可。以賊蹤距湖口城。尚不過三四十里。難遽鬆動也。調陳軍助守樅陽。則可。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以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臨危急之際。必不聽令也。弟此次撥營赴樅陽。赴鮑家沖。余覺主意不甚老靠。蓋撥去未必有益。收回則頗有損。收回鮑家沖二營。則反以長賊之銳。收回樅陽一營。則反以減韋之勢。然大敵將至。總以早收回為是。養足勢力。堅守前後兩濠。意不旁注。神不外散。或有濟乎。左鮑二公。十